

張寅彭
著

新訂清人詩學書目

上海古籍出版社

張寅彭 著

新訂清人詩學書目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訂清人詩學書目/張寅彭輯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7
ISBN 7—5325—3439—1

I. 新... II. 張... III. 古典詩歌—文學研究—圖書目錄—中國—清代

IV. Z88:I207.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32012 號

新訂清人詩學書目

張寅彭 輯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7.875 插頁 2 字數 194,000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5—3439—1

I·1623 定價:23.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廠聯繫。T:64063949

序

這部書目的初稿《清代詩學書目輯考》，自 1995 年 9 月在《上海教育學院學報》發表以來，又已過了七年之久。這期間，不斷受到學術界同仁的關愛垂問。現在經過較大幅度的修訂充實，終於以新的面目再度問世了。此即易名“新訂”之謂也。

編纂清代詩學書目的努力，最早似可溯自乾隆間纂成的《四庫全書總目》，其《集部·詩文評》部分已經彙輯了清人詩評著作凡 21 種(包括存目在內)，列於前代詩文評書目之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中，這並不是一個小數目，清代中晚期私家書目中著錄的詩評著作之數量，都還鮮有能够及得上此數的。不過，這原也是無可厚非的事情，私家藏書及修目之力，終難與官修之目匹敵。當時，有清王朝方行至中程，編纂完整的斷代專目的自然條件亦未最終形成。

入民國後，清代詩學著作才開始在《清史稿·藝文志》中形成相對專門的目錄。先是在民國十七年(1928)刊布的《志稿》中發展至 90 餘種，猶仍是雛形；後又經過 50 年代武作成、60 年代彭國棟兩次增補，兩家共補出 180 餘種^①，近年王紹曾又補出近 200 種^②，致使史志中彙總的清人詩學著作達到 470 餘種的規模。如果考慮到史志乃選目而非總目的性質^③，單就這個數字而言，應該是差強人意了。史志之外，有意續補《四庫總目》的《販書偶記》正、續編，著錄輯者孫殿起經眼的清人詩評之著，也引人注目地達到了 180 餘種的數量，成爲後人徵引的一個較爲集中的來源。

另一方面，專目的編纂也初露端倪。一生注意搜集清人詩學文獻的前輩學者郭紹虞先生，晚年曾披露過一個“三四百種”的數字^④，但未及整理成書目。20世紀70年代，臺灣吳宏一發表了他的《清代詩話知見錄》（《清代詩學初探》後附，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修訂版），著錄數目為340餘種^⑤。這也是筆者見到的第一個清代詩學著作的專目。

上述從史志到專目均不約而同地認同於“三四百種”這一個數目，當非偶然現象，應該代表着學術界在一個時期中對於清人詩學著作數量的帶有一般性質的認識水平。而且較之上一階段，這一數量認識得之殊屬不易，再加下一階段出現的倍於此數的異常增幅，使得“三四百種”這一數量認識維繫的時期，成為清代詩學書目編纂史上的一個相對獨立的認識階段。

進入20世紀90年代的第五個年頭，先後出現了三個彙輯清代詩學著作的大型專門目錄，除敝目外，另二種是蔡鎮楚的《清代詩話考略》（載其《石竹山房詩話論稿》，湖南文藝出版社1995年5月版）與蔣寅的《清代詩學著作簡目》（載《中國詩學》雜誌總第四輯，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版）。三家書目所收，雖互有一些異同，但又一次不約而同地達到了七八百種這一新的數段（含民國初年之作）。這應該也並非一偶然現象，而是表明現存有關公私藏目至此得到了較為全面、徹底的關注與彙纂。三家並各有一些自身的特點，如蔡目還旁搜到衆多方志中著錄的資料^⑥，蔣目按照筆畫排列等。就敝目而言，差可算作特點者，乃從一開始即注重將前人書目所載，驗之於各地圖書館之庋藏實況^⑦。所以當年就勉力為部分條目寫上了簡略的考訂之語，按書與作者的先後時序排列次第，並由實地所得訂正了某些記載之誤，補充了一批失載的遺目。

詳備的清代詩學書目的建立，其學術意義自不待言。據此入手，纔有可能整理出一代詩學文獻的長編，並進而探究一代詩學的

底蘊。這是任何“整體”地研究清代文學批評尤其是詩學批評避免“盲人摸象”之失的前提條件，也為研究其中的某家、某派、某一問題提供了當代詩學方面的充分的背景。而且，就清代詩學言，迄今為止主要存在於現代的批評通史體例中的以“人”為單位建構章節的較為概括的寫法，也纔可能憑藉斷代專題書目之力，改變並發展到更為具體細緻的以“書”為主、書與人結合的寫法，使之能夠多方位地展示其豐富多樣的內蘊。也祇有到此時，清代詩學纔有望擺脫歷來在批評通史中的附驥地位，展示其作為一個完整獨立範疇的形態，從而建立起與之相應的斷代、專題的“清代詩學”來。其義至鉅，可不其勉乎！

當然，嚴格說來，上述價值判斷完全是就臻至美善境界的書目之作而發，並須與詩評著述以外的選本、序跋、評點等其他形式的文獻材料合觀，方能成立，故目前僅具有理論層面上的意義。至於1995年出現的三家書目，雖各自將清人詩學著作的數量搜輯彙總至空前的規模，但究其成熟程度，似乎仍祇是草創性質的“徵求意見稿”。這在蔣目與敝目的文前小引中皆有明言，蔡目在排列、斷限、存佚諸方面的無所用心，原即使人易生“草稿”之想。因此，就敝目而言，用力雖不可謂不勤，發表後却仍將之置於隨時修訂、調整的過程之中，未嘗稍懈。其間甘苦備嘗，冷暖自知。姑舉一例，以明修訂之必不能少。如初稿入錄的“王韜《東人詩話》”一條，原係輯自《中國叢書綜錄》著錄的《弢園叢書》本。該叢書係稿鈔本，僅藏於上海圖書館，筆者有居近之便，核實自不在話下。但當年由於某些館藏方面的原因，竟一直無緣得睹原本，由此鑄下大錯。稍後涉獵韓國詩話，知徐居正作有《東人詩話》，遂生疑竇；此後待上圖遷至新館，始得一究《弢園叢書》之真容，方知果真“徐”冠“王”戴了。蓋王韜彙輯自家及各家著述而成之《弢園叢書》，入選各種排列至《東人詩話》之際，卷首却並不依例署出撰人姓名。讀者若不知徐居正有此著作，復不用徐文（東國舊文亦用漢字及漢文法）兩

相對核，則極易順勢將此作推置於王韜名下。《綜錄》之誤，或由此而來。此後各家陳陳相因^⑧，流播竟達 40 餘年之久。此類錯誤在舊目中雖百不及一二，但對於帶有工具性質的書目類著作而言，却是無法容忍的。此事於我，實是一銘心之教訓。以此隅反，可知修訂一事，非驗諸本書不能知其實；而又牽涉多方，陰差陽錯而失之交臂者，時或有之，非僅一單純之文字核對工作而已。數年來，類似之訂誤遭際，亦難以盡言。

雖然如此，舊稿仍是新訂稿的主幹，故其固有之價值也未容抹煞。尤其在“輯”一方面，新訂稿於舊目書種僅略有增刪，二目之間保持着前後不可分的承傳關係。新訂稿的發展主要在“考”一方面。隨着考訂的逐條進行，大部分入錄書種的成書時間及撰者生平漸次明確，這就為全目的斷限、分期、排列等提供了更為確鑿的依據。新目較舊目在這些地方有較大的改善，使新目頗具整體之觀。這些屬於全目結構方面的考慮，都在《例言》中作了具體的說明，可以參看。加諸按語的條目，在全目約 800 種中增至 530 餘種，按語內容亦較舊稿大為充實。大抵以敘述成書原委與介紹撰者生平之類客觀性成分為主，至於原書內容的介紹，則語其大者而已，評價更是限於一部分有特殊之處者，評語一般也不作發揮，以壓縮此類帶有主觀性的成分在全目中的比重。蓋書目之體例應與“提要”有別，宜以客觀性見長也。又仿前賢之例，酌收原書之序跋，置於該書相應之按語中，以廣流傳；然非全錄，必擇其有關成書過程及宗旨者存之，庶免朱彝尊《經義考》失於裁斷之病^⑨，以求與本目之體例相稱。按語中採入近年間得自師友同道間的教益，尤以蔣寅兄之見為多，亦使敝目增色不少。凡所引用，均注明所自，在此謹致以謝忱。

昔年陳寅恪先生治史，極重著述之體例。筆者學淺，未能窺陳先生學術之堂奧，然於此點則稍有會心。故平素治詩學，每於纂書目、撰提要、編叢書之際，亦未嘗不用心判明其間之區別，以求各遵

其本性。新目亦本此意，幸讀者有以察之。

嘗憶舊目小引曾嘆云：“有清一代，談藝說詩之風特盛，且時代距今不遠，已刊未刊之詩學著作，藏量幾數倍於前代。近年搜採，雖云稍備，然每過一地，仍必有一二新得，令人生不勝搜輯之嘆。故本目 700 之數，尚非全璧；未曾接目之著，亟待查考；至於魯魚亥豕之失，尤祈方家識者賜教，俾日後能於續錄、續考中正之。”今新目又成，似可告慰七年前之嘆喟了，不意未愜之感仍未覺稍釋。在此祇能重申前請，仍願師友同道有以賜教，容日後再予補訂之——此事或終無止期矣。公元 2000 年秋至 2002 年夏張寅彭序於滬西之默墨齋。

① 武作成《〈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原於上世紀 50 年代已經殺青，後因故延至 1982 年始由中華書局出版；彭國棟《重修清史藝文志》1968 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武目較原目補出 105 種，彭目除去誤收（如《全唐文紀事》、《省堂筆記》、《點勘記》等為文評，《讀杜私言》、《瀾堂夕話》等未入清）、重出（如《原詩》、《春雪堂〔亭〕詩話》、《蘇亭詩話》、《白石詩詞評論》等兩出）者，較原目補出 120 餘種。減去二氏相重者 40 種，二目共補出 180 餘種。

② 王紹曾主編《〈清史稿·藝文志〉拾遺》，2000 年中華書局出版。其中“文評類”收詩評著作 280 餘種，因王目不避彭目，故其數須減去 80 餘種。

③ 王紹曾主張全目而非選目，見其《〈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前言”。然其《拾遺》集部文評類詩評之屬補至之數，實仍僅及目前已知數目的二分之一左右。

④ 見其《清詩話續編·序》。筆者學也晚，僅及在郭先生身後的 1986 年許，由蔣凡先生介紹，曾在郭府閱書逾月。其間曾見到過一個書單，中有《余三彬詩話》、《詩抄小傳》、《梅庵詩話》、《陶門

詩話》、《六逸詩話》、《惜道味齋說詩》、《止園詩話》、《退一步齋詩話》、《注韓居詩話》、《山庵詩話》、《看雷亭詩話》等目，各標明所在書櫥的位置，然書已無存。筆者日後在全國各地尋訪清人詩話，上述諸書始終未之見，《余三彬詩話》、《惜道味齋說詩》、《山庵詩話》、《看雷亭詩話》等，并書名亦不見著錄。郭先生這一批藏書的流失，令人至為痛惜。

⑤ 此書初稿成於1976年。吳氏在《修訂再版序》中說：“附錄《清代詩話知見錄》，因為新見的資料不少，本擬增補，但是一則顧慮牽一髮而動全身；二則我對清代詩學的研究，仍在持續之中，將來結集出版，自可彌補此中缺憾”云云，則當時數量似已不止此數。然1982年宋隆發將之輯入《中國歷代詩話總目彙編》（載臺灣學生書局《書目季刊》第十六卷第三、四期），仍未見增訂；直至其新近主編之《清代詩話知見錄》（2002年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文獻專刊》⑥），所補仍僅據1998年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中南西南地區省市圖書館館藏古籍稿本提要》等寥寥數種書目（其他四種善本書目關係甚淺，蓋清人詩話多未作善本對待），則其新編除却收錄其中的蔣寅、蔡鎮楚及張寅彭三家書目外，大致仍未脫20餘年前“三四百種”之舊觀。

⑥ 然方志中所著錄者多存佚不明，宜加甄別。故昔范希曾曾云：“書本未成，或已成而亡，空張其目，在方志經籍，此病最甚。”

⑦ 蔣寅亦有此行為，曾記得1994年在南昌不期而遇於省圖書館，即俱為調查該館清人詩話藏目。後又不斷有考訂之文見示。然其《簡目》中尚未及反映。

⑧ 如彭國棟《重修清史藝文志》、王紹曾《〈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吳宏一《清代詩話知見錄》，以及蔡目、蔣目等，俱沿此誤。

⑨ 《四庫全書總目·經義考提要》：“次錄原書序跋，……雖序跋諸篇與本書無所發明者，連篇備錄，未免少冗。”

例 言

- 一、清人說詩，例有詩評(說)、詩式、詩格、詩話、論詩詩、詩句圖諸種體例，今以民國以來漸趨通行之“詩學”一詞統轄之。入錄之著作，以獨立刊行者及詩文別集、叢書中之單獨成卷者為據。
- 一、昔同治間楊希閔論清詩，分康熙三十年前、康熙中至乾隆四十年、乾隆中至嘉慶道光及咸豐同治等四期(見其《詩權·國朝人詩補錄》)，在各家分期之說中最为有識。今略變其說，分順治康熙(前三十年)期、康熙(後三十年)雍正期、乾隆期、嘉慶道光期、咸豐同治光緒宣統期等五期。清代詩學之流變，大而言之，順康(前)期尚承前朝之緒，為由明入清之過渡期；康(後)雍期始具本性，為成熟期；乾隆期進一步發展，為鼎盛期；嘉道期既承盛況，而又漸現嬗變之象，為又一過渡期；咸同光宣期為亞盛期：一面於舊題仍能精義迭出，一面由接觸西學而生成之新題新識，亦復層出不窮，開出傳統詩學之一新生面，並延伸入民國。本目期以較為準確細密地建立起清代詩學之完整的歷史面目。
- 一、各家著作之歸屬各期，以成書時間為主要依據。然其人有跨兩期乃至三期者，故各期之交，容有出入。如戴璐生於乾隆四年，其《吳興詩話》成於嘉慶元年，今據《吳興詩話》列戴璐於嘉道期之首，其餘生年略晚於戴璐而成書早於《吳興詩話》者，則仍歸在乾隆期。同理，其人入清而書未入清者，則不錄。如錢

謙益《讀杜小箋》有崇禎六年序，盧世淮《讀杜私言》、馮舒《詩紀匡謬》有崇禎間刊本，張次仲《瀾堂夕話》據《昭代叢書》本楊復吉跋爲其少作，皆未入清，則錢、盧、馮、張人雖入清而書仍不錄。又清末其人之入民國者，其作於民國之詩話，自亦不宜闌入，故另附民國書目錄置之，以清兩朝之時限。

一、各期內之排列，轉以著者生卒年爲序，先生年後卒年；生卒年無考者，以其書之寫作年份或刊行年份爲序。兩項俱明者則不免抵牾，如阮元生於乾隆二十九年，相距戴璐生年達 25 年之久；然其《定香亭筆談》作於嘉慶四年，距戴氏《吳興詩話》成書僅隔三年。今既按其生年排列，則成書刊行時間便難以兼顧。又兩項俱不明者，則據其他情形酌定。一無可據者，附列於各期之末或全目之末。同一人之著，雖作於不同期而仍列於一處，以免支離。

一、輯書以輯者爲據，如《帶經堂詩話》即據張宗柟排列，蓋王士禛時尚無此書。然如《列朝詩集小傳》之於《列朝詩集》、《靜志居詩話》之於《明詩綜》等，則視爲原即有書，僅由後人輯出單行而已，故仍依原書時序排列。

一、凡一種著作有正、續集者，合刊著錄爲一種，分刊則分別著錄。

一、佚書不錄，方志經籍所載存佚不明者，亦不錄。蓋存、佚書宜分別二部著錄，否則空張其目，向爲方家所病。

一、稿本、鈔本、罕見流傳之刻本皆注明館藏，以方便索閱。通行之本則不贅。

一、本目每一則有書名、卷數、撰人、版本、按語諸項；按語以介紹該書之寫作過程、刊行情況、著者生平爲主，亦兼及內容特點。

一、清人詩話，例有序跋。本目仿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亦隨目採錄，用備參考。然非全錄，必擇其關乎著述、宗旨、流傳諸項者，以免冗蔓。

一、本目所錄以存書爲限，實地取資之藏書單位，稍豐者有：北京

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天津市人民圖書館、南開大學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吉林省圖書館、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山東省博物館、濟南市圖書館、山東大學圖書館,浙江省圖書館、杭州大學(今浙江大學)圖書館,福建省圖書館、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廣東省博物館、中山大學圖書館,廣西師範大學圖書館、廣西桂林市圖書館,雲南省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四川大學圖書館,西南師範大學圖書館、重慶市圖書館,湖北省圖書館,湖南省圖書館、湖南師範大學圖書館,安徽省圖書館,江西省圖書館、江西師範大學圖書館;此外尚有蘇、浙、閩、皖省轄下若干縣、市級圖書館,及所在地之高校圖書館,不復一一列舉。清人以下之公私書目亦多所取資,其中得益於孫殿起《販書偶記》與上海圖書館《中國叢書綜錄》者最夥。蓋二目所錄,或為經眼,或為現存,數量又皆亟可觀,最合本目宗旨。

目 錄

序.....	1
例言.....	1
一、順治及康熙前期.....	1
二、康熙後期及雍正期.....	20
三、乾隆期.....	39
四、嘉慶道光期.....	81
五、咸豐同治光緒宣統期.....	128
附：民國時期.....	174
書名索引.....	205
著者索引.....	227

一、順治及康熙前期

列朝詩集小傳 錢謙益撰、錢陸燦輯 康熙初錢氏絳雲樓刊《列朝詩集》本、康熙三十七年虞山黃氏誦芬堂單刊本、1957年古典文學出版社標點本、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本 按錢謙益輯《列朝詩集》八十一卷，係明詩總集。其中各家所附小傳由錢陸燦輯出單行，始為詩評之著，且補苴是正，於原作為功不少。有康熙三十七年錢陸燦序，述及編次之始末云：“《列朝詩集小傳》，先先祖牧齋公入本朝，為秘書院學士，以老謝歸里居，發其家所藏故明一代人文之集，就其詩而品驚之，案其姓氏、爵里、平生，與其詩之得失，為小序以發其端。如子夏之序、毛公之注，其例也。鄭康成之箋出，尊毛氏之注曰傳，其後直名之曰《毛詩》，則今稱錢氏《列朝詩》，名之曰《傳》，不為僭矣。此序其所以作者之指也。今上五、六年間，余移家金陵。周元亮侍郎、方爾止文學，聚而商於余曰：‘君家是書，合之詩，則錢氏之詩序也而可；離之詩，則續《初學》、《有學集》之後而可；否則孤行其書，為青箱之本、枕中之秘，無不可。’蓋當時海內之愛其文之著如此。各以事散去，未暇以為，忽忽今三十年矣。今者，誦芬堂之有是刻也，猶是志也。此序其所以刻之指也。……誦芬堂主人，余之親翁黃君，名錫紱，屬余編次，因而序之，以告於後學。”然以《小傳》校之《詩集》，尚遺《詩集》甲集之時大本、閩集之汪宗孝、郊居生、神鬼妖巫、朝鮮黃昌郎、安南使臣諸條，《詩集》無傳者則並其名不錄；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悉為補出之，然仍遺乙集之塗俊。撰者錢謙益（1582—1664），字受之，一字

牧齋，晚號蒙叟、絳雲老人、東澗遺老，江南常熟（今屬江蘇）人。明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編修，官禮部侍郎，福王時官禮部尚書；入清，以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充明史館副總裁。有《初學集》、《有學集》等。輯者錢陸燾（1612—1698），字爾敬，號湘靈，又號圓沙，錢謙益族孫。順治十一年以前明貢生廷試，得候缺通判，十四年舉人。有《調運齋詩文隨刻》。

升庵詩話一卷 陳元贊撰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衷爾鉅輯注《陳元贊集》本 按此書凡 66 則，中有一則云：“豚兒元太郎，懶惰不務筆硯，煩請足下之一叱。”考其年譜 1645 年條有“疑此年陳元贊娶和婦，生一子，名元明，俗稱元太郎”云云，則詩話應作於入清後之晚年，由日人山邊松編成於元祿辛未（康熙三十一年）。撰者陳元贊（1587—1671），原名珣，字義都，號芝山，別署羲都、士升、既白山人、升庵等，浙江杭州人。明萬曆四十七年隨商船至日本長崎，後入德川家為幕賓，交游學者，教授弟子，頗有聲於彼邦。著有《既白山人集》等，今人衷爾鉅編為《陳元贊集》。

秋興八首偶論一卷 賈開宗撰 康熙六年刊《溯園文集》本、道光八年刊《賈靜子集》本 按此書首有何昉序，略謂“少陵生平遞歷盛衰，感愴無盡，總於是《秋興》八律寓之。先生之論是八律也，能以一律論八律，能以八律論一律，又能以八律兼論少陵之全，以少陵之全合論是八律。是能知其全者也，知其全更知其要者也。且通其說於諸書，凡其所以論是八律者，又能取之經史及天官、地志、律呂諸書，以釋其義而達乎其辭，更斐然而成文章”云云，誠能道其佳處。末又附其子賈發秀論《登襄州城樓》一則。撰者賈開宗（1595—1661），字靜子，號野鹿居士。河南商丘人。屢試不第，順治間曾館於宋塾家。晚年入道。有《溯園文集》。

詩剩不分卷 王毓芝輯撰 上海圖書館藏鈔本 按此書凡 254 則，內容大抵為摘錄宋元詩話筆記中詩事，至明代則有錄有撰，多不著明出處。所錄有今已不傳者，略具文獻價值。此本抄於

無格紙上，每半頁七行。撰者王毓芝，生平未詳，卷首僅署越人，卷中有一則記其先室劉祖祥因父弘光乙酉死國難，哀毀成疾而卒，歷今甲午十年云云，是為順治十一年，可知王氏乃明末清初人，書亦應成於此後不久。

嚴氏糾謬一卷 馮班撰 《鈍吟遺稿》本、民國二十六年刊《叢書集成初編》本 按此書今載於《鈍吟雜錄》中。輯者馮武，康熙十八年己未序有“公著書無定所，或書友人齋頭，或書旁行側理，以故歿後多散軼。武竭蹶求之，數年於茲矣，僅得九種，編成十卷”云云，下述各種得之何所，俱為未刊稿，惟《嚴氏糾謬》得之諸本。趙執信康熙四十五年丙戌《鈍吟集序》謂此書曾由馮氏長子行賢携之入都，深為時流鉅公驚怪，可知此書當年即較著影響，後世亦每有議論。《鈍吟雜錄》又載《正俗》一種，全為論詩之語，然中有“錢牧翁選國朝詩選”云云，知尚未入清，故不錄。撰者馮班（1602—1671），字定遠，號鈍吟，江南常熟（今屬江蘇）人。明諸生，入清不仕。詩宗晚唐，與其兄馮舒評點《才調集》、《玉臺新詠》，頗著時譽。有《鈍吟老人遺集》。

懶園詩話一卷 嚴首升撰 順治十四年劉紘刻本

歷代詩家五十六卷二集七十三卷 范士楫、戴明說輯 順治十四年木刻本 按是書為歷代詩總集，然各家前均作有題辭，庶幾具詩評性質。輯者范士楫，字箕生，號放樵，直隸定興（今屬河北）人。明崇禎十年進士，官山西陽曲、洪洞知縣，入清後官至文選司郎中。有《橘洲詩集》。戴明說字道默，號巖犖，晚號定園。直隸滄州（今屬河北）人。明崇禎七年進士，清順治十三年任戶部尚書。著有《定園詩集》、《文集》。

詩法初津三卷 葉弘勛輯 清初儀汐軒刊本、約康熙間德榮堂刊本 按此書有順治十五年葉子循序、陸樞序及自撰緒論。全書所輯宋元以來之詩學資料，按卷一規式部、卷二意匠部、卷三結構部、申說部、指摘部編排。葉弘勛，江南震澤（今屬江蘇）人，因號

震澤棘人。棄舉業而專意於詩，初宗鍾、譚《詩歸》，後出入於李賀、李商隱間。輯有《唐音盛事》、《唐詩平》。

定風軒活句參十一卷 朱紹本撰 北京圖書館藏稿本 按此書據自序及跋語，始撰於戊戌年冬，至翌年己亥二月告竣。蔣寅據書中內容推定戊戌年為順治十五年，姑列於此。全書略依詩體論作法，十一卷依次為綜參、詩參、騷參、古體參、樂府參、近體參、絕句參、句參、字參、小令參及別參。所取以宋元明人之說為多。撰者朱紹本字支百，餘不詳。

聯璧堂彙纂詩法指規二卷 陳美發輯 聖益齋刊本 按此書有順治十六年夏王炫題辭，謂“陳氏文雅，有志於詩賦，平居搜羅唐宋元明詞臣詩議、各家要語、古今名詩，集為法則，以便來學，名曰《詩法指規》”云云。此本藏日本內閣文庫。又有日本延寶九年步玉堂刊本（題作《詩法指南》）、藤屋古川三郎兵衛印本。輯者陳美發，字西文，江南金陵（今江蘇南京）人。不仕。

詩學鴻裁二卷 范梈、周采同選訂 順治十六年尚德堂刊《古學鴻裁》本

唐風懷詩話十卷 張查撰 順治十七年雨花草堂刊本

詩法火傳左編十六卷 馬上巘輯 順治十八年樵李馬氏古香齋刊本、順治十八年服古堂刊本 按此書仿唐順之讀史法，分左、右兩編，右編錄詩，屬總集；左編輯論評之語，屬詩評。左編首有順治十七年金式玉序、袁株序及十八年邵延齡跋。其《輯志》謂兩易裘葛，三易稿本，務其博採，以備覽觀云云，可窺其輯書過程。此書以辨體為旨，故《輯志》又謂徐師增《詩體明辨》各體祇存其概，全豹未窺，故欲補其未備。十六卷分古歌謠、樂府、古體、近體、雜體五大類；所列詩體，堪稱詳備。末附詩家總論一卷，所採各家之語以胡應麟《詩藪》、胡震亨《唐音癸籤》最夥。輯者馬上巘，字雪偁，號傳經堂主人，浙江嘉興人。諸生。敦行通經，善說《春秋》，兼工詩。有詩文集二十卷。